

秋实可期

编者按: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金秋时节,稻谷金黄,色彩斑斓的“秋实”里,珍藏着辛勤的汗水与丰收的期望;岁月无声,光阴流转,沉甸甸的“秋实”里,承载着家乡的味道与浓浓的乡愁……

晚秋是个形容词 (外一首)

□袁伟建

晚秋是个形容词
绘就大地斑斓的衣裳
它轻拂树叶的边缘
令枯黄于风中踟跚
它是调色盘上的魔术师
将橙黄、赤红、金黄交缠
它是诗人,蕴藉深邃
于落叶的低语里诉说岁月的篇章

晚秋是个形容词
它勾勒着收获的欢悦
也晕染着离别的哀愁
它是哲学家
在落叶的沙响中
让我们聆听生命的梵音

晚秋是个形容词
它使我们在寒风中紧紧相偎
在落叶的枯家里寻觅温暖
它是预言家
告知我们冬天将至
也暗示着春天的脚步临近

晚秋是个形容词
它使大地色彩绚烂
让生命的节奏舒缓
它让我们知晓珍惜
在每个季节的轮转中
体悟生命的美妙

草木秋日颂

在秋的舞台
草木并非谢幕的舞者
金风拂过,似彩笔轻描
为它们涂抹多彩的梦
枫叶红如烈火的誓言
银杏黄似璀璨的诗篇
虽有飘零的叶
却非生命的终章
草尖挂着白露
宛如星辰坠落凡间
它们在霜寒中守望
根深蒂固,梦在土中绵延
秋菊绽放笑颜
是大地捧出的阳光
桂花散发甜香
是秋酿造的佳酿
收获的季节,谷穗沉沉
那是岁月的勋章
草木的秋日,并非凋零
是生命的另一种远航
它们以坚韧与从容
讲述着永恒的希望
在秋的节奏中
奏响积极向上的乐章

父亲的秋天

□张金刚

父亲坐在檐下台阶上,抽一口自己卷的大叶烟,烟雾瞬时模糊了他满是皱纹的脸。烟叶,父亲种了一辈子;叶烟,父亲抽了一辈子。他说这烟抽着才有劲,才解乏,才舒坦。

这大叶烟种子,不知在父亲手上沿袭了多少代。每个秋天,父亲都会将当年的烟叶精心收回,晒干,码好。闲暇时,揪一片叶,捻碎;扯几条纸,卷好。如此,“吧嗒吧嗒”抽上一个春秋。来年秋天,再续上。父亲脚边躺着的那捆新鲜烟叶,还是几十年不变的碧绿模样,可那个被叶烟消磨的男人,却已苍老成他父亲最后几年的模样。

秋天的父亲,活儿最重,最忙碌,可陶醉于大叶烟中的他,又是笑容最多、最灿烂的。我知道,陶醉他的,不全是那枯黄呛人的烟叶,而是轮回几十年的秋收,即使他的秋收半径越来越短。

屋里一股浓重的花椒气味,勾起我少年时代的回忆。父亲曾带我在每个初秋,扛着板凳,拿着铁钩,挎着篮子,将墙角地边、沟谷河畔自家的花椒树摘个精光,晒出好几袋干花椒,换笔不小的收入。虽然双手被铁钩扎得满是黑点,可心是欢喜的。想来,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父亲指了指那一塑料袋干花椒说:“老了,管理不动那些老花椒树了,大都死了。菜地边几棵小树倒长了不少,可我不敢登上高树,就晒了这二斤,够咱们吃就行。”看着眼前

愈发矮小、走路有些颤巍的父亲,见他蹑着脚、伸长手臂,艰难摘下一簇簇花椒的样子,我莫名有些心疼。

我抓了一小半打算带走,父亲却将那一多半递给我说:“新鲜花椒味道好,分些给你的朋友尝尝。”我欣然接过道:“他们肯定会爱上这味道的。”父亲笑得很得意:“爱上?那你们明年秋天可要回来摘呀!”我满口应承:“保证‘扫荡’干净!颗粒归仓。”

花生,父亲种了两分地,也只是够吃,步行五分钟就到。叶子已然泛黄,布满黑点,到了该收的时候。父亲弯腰沿地垄一路拔过去,缀着花生的花生苗堆了几堆。我提起一株,抖落沙土,一把将花生攥住,摘下放入篮中。边摘边吃,脆嫩的味道着实新鲜。拔完两垄,父亲也蹲下来摘。花生个大饱满,父亲乐得合不拢嘴。他却一颗也不吃,咬不动了。

当年,父亲开了多块坡地种花生,一担担挑回,趁着清秋新凉,伴着蟋蟀欢鸣,一家人在灯下摘到半夜。那场景,如诗一般。屋顶上,第一批还未晒干,第二批又已续上。十几袋花生,炒食,榨油,出售,格外珍视。如今这两分地,只在屋顶铺了一小片,干花生只收了一大筐。我拿些放在客厅,闲来看电视时剥着吃,消遣、养胃,更像是咀嚼家乡土地的味道。

红薯是家乡的特产,家家都种,父亲自不想断了几十年的传统,可也只是拣稍近的地块种一点,逢人便说:“孩子就爱吃老家的红

薯,种些吃着方便!”我嗔怪道:“少种,千万别累着,买着吃也行。”父亲嘴上答应“少种”,可近年每年都会种三分。我只得春种时帮衬,秋收时充当主力,父亲在边上指挥打下手。我已对农事略显生疏,但是努着劲忙活。

刨红薯,手掌磨出泡;撩藤蔓,胳膊累到酸;挑红薯,肩膀压得痛。想象不到瘦小的父亲,是如何坚持这么多年的,顿觉坐在老田上、秋阳下沉默的父亲是岁月时光里的“孤勇者”,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几十年殷实的春秋。将红薯入窖时,父亲下意识地想要下到窖里,可试了几次依然瑟缩的腿脚告诉他已不再可能。我下窖,父亲递,很快完成了他已完成不了的劳作。一旁的父亲有些无奈,可又分明流露出满脸满眼的欣慰:“你干得挺利索,这下冬天有得吃了。”想着窖藏红薯即将奉上一冬的温暖甜蜜,我伸出拇指给了父亲一个赞。

路遇摘酸枣的邻家大嫂,父亲有些失落:“今年酸枣卖到六块多,可惜爬不了坡,一颗也摘不回来。”大嫂笑道:“往年,哪个秋天都得跟你抢着摘,这下算是你让我们了。”父亲腰杆一直:“当年,我也是摘酸枣的能手,是吧?”这一点,我们都认同。可此刻,父亲自己认了输。

靠山吃山。从未出过大山的父亲,对这句话有着生动的实践。秋来,山野藏着的秘密被他一一发现。酸枣自不必说,柿子一泛黄,父亲便用开口的长竿夹下来,泡了两水缸,烧火浸甜,让我们吃个够。野生板栗又面又甜,甬管长在沟谷的哪里,父亲年年都会收些回家,给我们当零食。漫山的茅草、荆条是上好的柴禾,父亲挥镰从山根割到山尖,每天挑两担回家,在屋后垛起高高的柴垛。偶尔,还会给我装回几枚新奇的野鸡蛋。

眼下,父亲只能将低处的柿子摘些,晒在窗台给我留着。柴垛一直在“吃老本”,父亲也习惯了用煤,那“噼噼啪啪”燃烧的土灶,满身的柴草烟火味道,倒让我倍感稀罕了。野生板栗、野鸡蛋,应该再也无法吃到了。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要不,你试着去收些?”我一摊手:“我也找不到。”父亲心生怅然:“说来也怪,村里人越来越少,山里的东西也没以前丰盛了。难道大山、土地也老了?”

确实,秋天的屋顶作为父亲劳动成果的秀场,已繁华不再。金黄的玉米,火红的大枣、花椒,乱滚的核桃、黄豆、绿豆,饱满的花生、高粱、谷穗、芝麻……仿佛就在昨天,可转眼已成回忆。萧瑟的秋风中,黄的、绿的、槐叶落满屋顶,又被风吹起,落在院里,落在院里静坐的父亲头上。

我帮父亲摘掉落叶,他一脸苦笑:“脑袋上没几根毛了。”说着,起身回屋拿出他和母亲结婚时的黑白小照片,递给我说:“你看,我二十岁时,头发多黑多密多厚。”我也苦笑道:“我都四十多了,头发也稀疏不少。秋风扫落叶,岁月不饶人呀!”我和父亲坐在秋风里,望着清冷消瘦的小院,谁也不再说话。

我拍了张“故园新秋图”,发在朋友圈。在北京打工的二哥很快发来微信,要和父亲视频。父亲激动而局促,不知说啥好:“老二,你好啊?天凉了,多穿点。啥时候回家?你瘦了,我也成糟老头了……挂了吧!”他们都没说几句,看看就好。二哥留言给我:“越上岁数,越想老爹老娘,越想家。”我也是,也趁回家拿些父亲秋收的南瓜、丝瓜、白菜、萝卜等等,看望年迈的老爹老娘,陪他们吃顿饭,说说话。

父亲又点了一根大叶烟,抽得猛了些,烟雾呛得他直揉眼,也呛得我直揉眼。这个家,这个村,这方土地,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又走入一个秋天,虽在极力挽留,一切却日渐荒芜。我更明白,父亲,伴他同行近六十年的母亲,已坠入生命的深秋。我得常回家帮父亲“收秋”,为我们的余生储藏更多美好与暖意。

稻田里的赞歌

□罗民燕

秋风起,桂花香。故乡的稻田又泛起了金黄,那是稻谷成熟的信号,也是儿时记忆中最难忘的丰收岁月。

站在田埂上,一望无际的稻田像大地的羽衣,金光闪闪,一泻千里。稻穗沉甸甸的,仿佛是姑娘们低下了娇羞的脸庞。风一吹过,稻浪一波追着一波,在蓝天白云下不住地翻滚,让人忍不住想起了“风吹麦浪”这四个字。也只有这时,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了“风吹麦浪”的具象意义。

“稻穗点头金浪起,一年又获粒魂香。”这个季节,注定是忙碌的,抢收是庄稼人的首要任务。秋日的天气多变,几阵风几场雨,就可能将田里的稻子吹打得七零八落,一年的收成,也将大打折扣。因此,家家户户都铆足了干劲,全家总动员,抢收抢晒。镰刀、扫帚、簸箕、打谷机等统统出场了。

一切准备就绪,父亲便带着全家下田开镰。他弯着腰,一刀下去,干净利落,一把稻子齐刷刷倒在他手中。我们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依葫芦画瓢收割起来。看似简单的事,我却费了好大的劲。父亲笑着说:“割稻子也有讲究的,镰刀钩住稻子后,力量往斜上方使,得把握力道,太过用力会伤到自己,力道不够割不下来。”说着,他左手麻利地抓住一把稻子,右手镰刀一提,又一把稻子在他手中乖乖倒下了。看着父亲弯腰劳作的样子,仿佛他也变成了一株沉甸甸的稻子。

割完稻子,打谷机就该上场了。父亲是踩打谷机的高手,他右脚踏着打谷机的踏板,双手接过我们递过去的稻子,然后将大把的稻子放在高速旋转的打谷机上来回翻滚。一颗颗金黄饱满的稻粒,像密密匝匝的雨滴滚落下来。一起滚落下来的,还有父亲脸上金光闪闪的汗珠。

母亲拎着篮子,踩着阳光的影子,从田埂上走来。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了。篮子里,有母亲亲手做的银耳汤、黄灿灿的葱油饼,还有油汪汪的咸鸭蛋。我们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根本顾不得形象,坐在地上就开吃。母亲一边打趣我像是小脏猫,一边帮我擦拭额上的泥巴,我能感受到从她手心传来的温度,还有她内心深处甜蜜的幸福。

时光飞逝,岁月流转,稻田成片的丰收场景,慢慢在记忆中变得模糊。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如今,已再难看到庄稼人弯着腰在田里收割了。但父母让我从小养成的劳动习惯,已经成为了我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成长的路上,他们的勤劳与坚毅,如稻香般萦绕身边,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如我父母一样,一代代在稻田里耕耘的庄稼人,多像沉甸甸的稻子啊!在岁月的长河中,他们默默积蓄着生命的力量,仿佛在一遍一遍吟唱着稻田的赞歌。

秋风起,桂花香。在这秋收的季节,我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田间地头劳作。因为,只有流淌过汗水,才能体会劳动的意义,才能将勤劳踏实的品质镌刻进成长里,镌刻进生命里……

在繁华都市的喧嚣中,我的心常常飘向远方,回到那片充满稻香的田野,回到儿时的纯真岁月。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广袤的田野是我童年的乐园。春耕时节,泥土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大人们辛勤地劳作,将希望的种子播撒。“春种一粒粟,土土盼苗出”,那

一粒粒小小的种子,带着农人们的期盼,被埋进湿润的土地,等待着阳光雨露的滋养。曾经,我赤着脚丫奔跑在田间小路上,与金黄的稻田为伴。小手抚摸着嫩绿的禾苗,仿佛能感受到它们蓬勃的生命力。阳光温柔地洒在田野上,微风轻拂,禾苗轻轻摇曳,像是在跳着一曲优美的舞蹈。

麦子成熟时,那份突然让人猝不及防。一夜之间,田野仿佛被金色渲染,父辈们急匆匆地奔向麦田,神色焦急,那模样就如同要去拯救一场即将消逝的美梦。“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他们生怕雷雨突袭,打湿那沉甸甸的麦穗。那份对丰收的渴望、对自然的敬畏,都刻在他们紧皱的眉头和匆忙的脚步里。

而稻谷的成熟,则是一个缓慢而温柔的过程。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稻谷悠然地摇曳着身姿,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

事。每一株稻谷都饱满而金黄,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宛如大自然精心绘制的一幅绚丽画卷。“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蓝天白云下,农人们的欢声笑语在稻田中回荡,那是丰收的喜悦,是辛勤耕耘后的满足。

收稻的日子,是乡村最热闹的时候。父辈们早早起床,迎着朝霞,满心欢喜地走向稻田。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期待,眼中闪烁着光芒。田间,人们弯着腰,挥舞着镰刀,那娴熟的动作仿佛在进行一场庄重的仪式。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但他们毫不在意,因为这是收获的汗水,是幸福的象征。

如今,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让农人们不再那般辛苦。联合收割机在稻田中轰鸣,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巨兽,吞噬着金黄的稻谷。看着稻谷如流金般卷入机器,化作晶

莹的谷粒,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当一袋袋稻谷被装上车,运往家中,那份成就感溢于言表。

儿时的我,跟在大人们身后,在稻田里嬉戏。稻谷的香气和泥土的芬芳交织在一起,沁人心脾。那亲近自然的美好感觉,至今仍萦绕心头,难以忘怀。

岁月流转,我已离开农田数十载,但那份对稻谷的深情,对丰收的期盼,从未改变。每当秋风乍起,我总会想起那片金黄的稻田,想起那些忙碌而欢乐的身影。那是我心灵的归宿,是我永远的眷恋。每一片稻田都承载着我童年的欢笑与梦想,如同一根纽带,紧紧连接着我的过去与现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不仅是农人的劳作规律,更是生活的真谛。播种希望,收获幸福,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永恒的篇章。

秋收万颗子

□李志石



▲丰收时节 何玲玲/摄